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一回 丑郎君巧設鴛鴦計

眾佳人愛潔翻遭玷，丑郎君怕嬌偏得豔；好僮僕爭氣把功成，巧神明救苦將形變。

詞曰：多少詞人能改革，奪儷還生演作風流劇。美婦因而仇所適，紛紛邪行從斯出。此番破盡傳奇格，妍丑聯姻真叵測。須知此理極平常，不是奇冤休叫屈。

大凡世間百千萬億，止靠一天。而天自盤古至今，春秋隔矣。不無龍鐘暮景，設施佈置，大都不合時宜。故今日之天，舍卻奈何二字，別無名號可呼。開闢之初，男女無心，忽然湊合。彼時妍丑二字，料無分別。即妍者未必甚妍，丑者亦未必奇丑。變化至今，爐鐘改樣，遂令美惡大殊，以致愛憎紛起，詎非造物者之過歟！簇簇閨英，令其五官完具，足矣。奈何夷光其貌，道蘊其才，既令才貌相兼，則當予以佳配。即雲至美難全，好物鮮並，亦當配一尋常男子。奈何蓬？Z戚施之人，令人見而思避，如田北平其人者，溺其珠而冀其玉，一之已甚，況復至再至三，顛顛倒倒，安得不以奈何二字稱之？非特此也，唐經略負命世之才，具掀天之手，即使佳麗成行，溫柔作隊，為風流侈靡之郭令公亦未為已甚。奈何天絕坐關，擁嫖姆以終身。韓解元抱憐香之素志，具冠玉之清標，使之永有麗娟，常餐秀色，為琴心獨注之相如，亦未為不可。奈何覲面難逢，致王嬙之別嫁。田義貌鄰潘、宋，心並許張，使之生於貴族，早歷宦途，暢所欲為，更不知作何豎立，奈何屈作人奴。正是：

胸前瑞雲忽紛飛，眼底桃花終墮落。

鸞鳳乘風上碧霄，蛟龍獲雨歸邱壑。

嗟乎！每見奈何天上，英雄躋躋，才子踴躍，為唐為韓為田義者，不知凡幾。豈特三女同居，為淚雨愁雲之世界乎。作此者，不知決幾許西江之淚，噴多少南嶽之雲，濡墨寫嗔，揮毫泄痛於無可奈何處。忽以奈何問天，天亦不能自解，作者又代為解之，此紅顏薄命之注腳所由來也。世人不知，怪作者蹂香躡玉，蝕月摧花，演此殺風景之傳奇，為挑琴煮鶴者作俑，不知作俑者天，非人所能與也。天之作俑已久，亦非自今日始也。

卻說先朝湖廣荊州府，有一個富戶，姓田，名喚北平，字萬鐘。父母早喪，自幼當家理事。父親在世曾與鄒長史聯姻，後來因父母亡過，居喪守制，不便婚娶，故不曾娶得渾家過門。

如今孝服已滿，目下就要迎娶，因自說道：「想我家自從高祖田九員外靠著天理，做起一分人家，後來祖父相沿積德，所以一年好似一年，一代富似一代。如今到區區手裡，差不多有二百萬家貲，也將就過得日子了。只是一件，自祖上至今，只出有才之貝，不出無貝之才，莫說舉人進士掙扎不來，就是一頂秀才頭巾，也像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。我也曾讀過□幾年書，如今倒吊起來，沒有一點墨水。這也還是小事，天生我這副面貌，不但粗蠢，又且怪異，身上的五官四肘沒有一件不帶些毛玻近有個作孽的女人，替我起個混名，叫做填不平，又替我做了一篇像贊，雖然太過刻毒，卻也說得一點不差。他贊我道：『兩眼不叫做全瞎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黑斑影；手不叫做全禿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蹠，腳跟略點點；鼻不全赤，依稀微有酒糟痕；發不全黃，朦朧看似有沉香色；口不全歪，急中言常帶雙聲；背不全駝，頸後肉但高三寸；更有一張歪不全之口，忽動忽靜，暗中似有人提；還餘兩道不全之眉，或斷或聯，眼上如經樵彩。』你道這篇像贊那一句不真，那一字不確？是便是這等說，我田北平，蠢也蠢到極處，陋也陋到極處，當不得我富也富到極處。替我取混名，做像贊的人，自然是極聰明，極標緻的了，只怕你沒銀子用的時節，全不關的相公，又要來尋我這田北平的財主。田義你是我得力的管家，一應錢財出入，都是你經手。你說平日問我借債的人，那一個不是絕頂的聰明，絕頂的相貌。」田義道：「太爺說得不差。」北平道：「任他才如錦繡，貌似蓮花，只怕那才貌，窮了來沒處去當。」田義道：「莫說別人，就是田義，才貌昂藏，識字知書，怎奈這命薄，是個執鞭隨蹻之命。前日有相士說道，大爺是大富大貴之相。我問他何以見得？他說，大爺身上有□不全，猶如骨牌裡面有個八不就。曉得八不就，是難逢難遇的牌，就曉得□不全是極富極貴的相了。」田北平笑道：「說得妙，說得妙。只是一件，富便是我的本等，那貴從那裡來？」田義道：「自古道，財旺生官。只要捨得銀子，貴也是圖得來的。只要做些積德的事，財神比魁星更顯應的。」

正是：

烏紗可使黃金變，黑墨難磨鐵硯穿。

田北平道：「我這一向有事，不會清理賬目，不知進了多少銀子，出了多少銀子，你可把總數說來我聽。」田義道：「一向房租欠賬等項共收起一萬八千餘兩。昨日為錢糧緊急，一起交納上庫去了。」田北平歎道：「你說到錢糧，又添我一樁心事。朝廷家裡，近來窘到極處，只因年歲凶荒，錢糧催征不起，邊上的軍餉，又催得緊急，真個無計可施。我這財主的名頭出在外面，萬一朝廷知道，問我借貸起來，怎麼了得。」田義道：「大爺你這句話，倒也說得不差。近來國家多事，庫帑盡空。田義聞得朝議紛紛，要往民間借貸，我家斷不能免。田義倒有一個愚計在此，只怕大爺未必肯依。」北平問道：「甚麼愚計，你且講來。」田義道：「昔日漢朝有個富民叫做卜式，他見朝廷缺用，自己輸財□萬以助軍需，後來身做顯官，名垂青史。大爺何不乘他未借之先，自己到上司衙門動一張呈子，也做卜式的故事，捐幾萬銀子去助邊餉，朝廷自然歡喜。或者天下一劃太平，敘起功來，萬一有個官職賞賜，也不可。這是一條青雲大路，須要急早登程，不像那些納粟求官的例，難得到手。」北平道：「主意到好，只是太過費了本錢。」田義道：「大爺的田地房租，一年准有四□萬，捨得一季的花利，就夠助邊餉了。欲要助公家的糧餉，須捐私囊破餘貲，往上司衙門呈狀。」北平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卻也虧你算計到，難為了你一片心思，替我得便宜，也是一點忠良之心。」田義道：「替大爺補足生平缺陷的事。」北平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家主公的吉期近了，花燈彩轎可曾備下了麼？」田義道：「都備下了，只等臨時取用。」北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退下了。」田義道：「小人知道了。」

北平見田義去了，乃歎一口氣道：「娶親所用的東西，件件都停當了，只是我身上的東西一件也不停當，將來如何是好。

聞得鄒小姐是個女中才子，嫁著我這不識字的丈夫，如何得他遂意。莫說別的，只是進門的時節，看見我這一副嘴臉，也就要嚇一個半死，怎麼還肯與我近身。近身不得，則那話兒越發不要提了。還有一件，我生平只因容貌欠好，自己也不敢去惹婦人，婦人也不敢來惹我。所以生了二□多歲，那些風月機關，全然未曉。自古道，包饅頭也有三個口。生做親的事，如何不操演一操演。我有一個丫環，名叫宜春，容貌雖然醜陋，情意總是一般。不免喚他出來，把那各樣的風流套數，都把演習一演習，等待臨期好來選用。宜春那裡？」宜春聽得呼喚，便說道：「今日賣來明日賣，將身賣與豬八戒。只道無人醜似我，誰知更有人中怪。大爺叫宜春出來那廂使用？」北平見了宜春，笑道：「走近身來與你說話，不要站在那邊。」宜春道：「有話便講，何必一定要走近身來？」「因做親的事，從來不曾操演，我和你權當一權當，操演一操演。」宜春推開說道：「哎喲，我從來不替男子做這件事，故此怕見男子的面。這樣的風流，只求恩免罷了。」北平怒道：「丫頭不識抬舉！好看成你，反是這樣裝模作樣。你難道不怕家主麼？」宜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樣的家主，誰人不怕？只為怕得緊，所以不敢近身。」

北平道：「你怕我那一件。」宜春道：「大爺身上無一件不害怕。這副嘴臉越發怕死人。」北平怒道：「？t？t！你是何等之人，也敢來憎嫌我，欺負我，沒有家法麼？你這賤丫頭，賊賤潑，敢出惡言來欺我！氣得我力綿手軟，也要打你幾下。」宜春便躬法跪送求打，說道：「寧可打我幾下倒好，那樁罪犯，實當不起。」北平道：「你要我打，我卻偏不打。明日賣了你去。」宜春道：「越發求之不得。便換一個新家主，那新家主九樁不全，也省了合歡時一樁不便。」北平又笑道：「也不打你，也不賣你，只要把你權當做新人，操演一操演。」宜春道：「你若放我不過，寧可到晚間上牀，待我來服侍你罷了。俗說得好，眼不見為淨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就依你。」

既然妾面羞郎面，來時傍晚依成憲。

宜春又道：「你要我來，須要預先吹滅了燈，我方才來。

若燈不曾滅，我是決不來的。你休把燈光耽誤了姻緣。」說完便走進去了。

北平歎一口大氣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醜陋丫頭，尚且不肯與我近身，都要等吹滅了燈，方才肯就我，何況鄒家小姐是一個美貌佳人，還肯來近我的身。這一樁難事，叫我怎麼樣做。」

想了半晌，便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宜春方才這些說話，分明是一個成親的法子了。明日新人進門，與我拜堂的時節，有銀紗罩住了臉，料想看我不見，我等他走進洞房去了，就把燈火吹滅了，然後替他解帶寬衣，顛鸞倒鳳。只要當晚成了好事，到了第二日，就露出本相來，也不妨了。妙，妙，妙！這是丑男子成親的秘訣，不可輕易就傳授了與別人。若有丑男子不得成親，來問我的時節，我便要他拜我為師，我才說這法子與他。」

正是：

色膽雖寒計未窮，肯令好事暫成空。

良宵莫把銀？G照，最喜相逢似夢中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鄒長史知道女婿的貌丑，憂慮女兒過門，不遂其意，便想說道：「下官姓鄒，名先民，字無懷，由鄉貢出身，官拜中郎之職。荊妻早逝，側室夭亡。常嗟伯道無兒，空抱蔡邕有女。下官只因宦途優蹇，家計蕭條，不以朱紫為榮，但覺素封可羨。所以生平正生得一女不願他做誥命夫人，但求為富室院君。則於我做父親的，心願足已足。但：

生男不愁多，生女不嫌少。

不幸作中郎，訂婚休太早。

山雞與鳳凰，難時難預曉。

一旦惑冰言，終身誤竊窹。

傳言擇婿翁，莫僅圖溫飽。

只因當初在襁褓之中，田家央人來議親，下官因他是個富室，只說是財主人家的兒子，生來定是有些福相，況且女兒是婢妾所生，恐怕長大之時，才貌未必出眾，所以一說便許。不曾看得女婿長成，又是個非常的怪物，一字不識個也罷了，不知天公，為甚麼原故，竟把天下人的奇形怪狀，合來聚在他一個人身上，半件也不曾遺漏。那田不平的名號，莫說通國相傳以為笑柄，就是下官家裡，那一個男子不知，那一個婦人不曉？剛剛瞞得我女兒一個人。下官明曉得不是姻緣，只因受聘在先，不好翻悔。今晚就是遭嫁之期了，不免喚他出來，吩咐幾句。雖然不好明明說出他丈夫的醜陋，只好把嫁雞隨雞的常話，勸誨他一番便了。吩咐家僮叫養娘服侍小姐出來。」家僮隨即傳命，走入後堂與養姐說知。養娘隨即對小姐說道：「老爺吩咐家僮進來請小姐上堂說話。」小姐聽說父親呼喚，隨移蓮步，步出堂來，見了父親便道：「爹爹萬福。」鄒公道：「罷了，你且坐下，聽我吩咐。我兒你的女職將終，婦道依始，那四德三從的道理，經傳載明白，你平日都看過了。要曉得，婦德雖多，提綱挈領，只在一個順字。婦人家的德行，重在無違夫命，勉勵宜室宜家。

婚姻都是前生定，你的才稱得婦魁，智可以解圍。如今的女子，那裡有與你雙配的。你爹爹做了一生的貧士，半世的冷官，沒有甚麼妝奩嫁你。你平日最歡喜讀書，凡是家中的書籍，盡行把與你帶去，到那憂悶之際，也好拿來消遣。況你無兄弟，把與你當做妝奩。」小姐說道：「這些書籍，已經孩兒看過多次了，都記得的，不必帶去，留下與爹爹消悶遣憂。我自然有笥腹，當做妝奩，又何必要這五車書在轎後。推旁人不知，只說我誇才。」爹爹你一向應酬的詩文，都是孩兒代作，自今以後，代作無人，俱要自構思了。況高年之人，精力有限，如何應酬得來。畢竟文人孝虧，才人德微，倒不如那木蘭武弁將爺替。

勸你早知機會，把那筆硯封固了，省得費盡精神，把那壽命摧。」鄒公道：「良時已近，你可收拾起身。我先在中堂，候你上轎。養娘你可伏侍小姐收拾起身。田家花轎將近來到門了。」

鄒公復歎道：「正是涕淚有如嫁齊女，欸？何異遣王嬙。」

卻說養娘奉了鄒公之命，催道：「小姐，轎子到得快了，請來更換衣服。」養娘替小姐換了衣服，便背著小姐，低聲歎道：「可惜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嫁著一個田不全的丈夫。」小姐道：「養娘，你在那裡自言自語，說些甚麼？」養娘道：「我不曾說甚麼。」小姐道：「我明明白白聽見你唧唧噥噥的說出田不全三個字，還說不曾說甚麼。」養娘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姐聽錯了。我說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正該配那田□全的丈夫。這是我替小姐歡喜的說話，小姐不要多疑。」小姐問道：「怎麼叫做田□全。」養娘道：「只因田家官人有□全的相貌，故此人家替他取了一個美名叫做田□全。」小姐聽了此話，因暗喜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奴家幸得所夫了。這兩三句說話，好似畫出了潘安的美貌相來。想想名不虛傳，定無假話。」

養娘道：「那霸王的夫婿，正好配著虞姬。耳目官湖件都是出奇，那些文人逐件都題有像贊，何必猜疑。少刻間，親自相逢，自然知道真假高低。」養娘暗地又說道：「兩個字不曾說差，只有一個字是欺哄你的。」小姐道：「正是：□年私意祝乘龍，羞對旁人問婿容。」養娘聽了，便回答兩句道：「二人言名開笑面，愁看實際鎖眉峰。」

卻說此話方完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笙歌嘹亮。一霎時燈燭輝煌，銀？G燦爛，從僕數□，擁護著一乘五彩花轎，迎入中堂。

鄒公著家僕進來，說道：「叫養娘服侍小姐上轎。」養娘扶了小姐，輕移蓮步，出到中堂，參拜了家先，辭別了鄒公，父女二人哭泣分別了一會，儂相讀罷詞文，催扶小姐上了花轎，鼓樂迎出大門去了。且住說鄒公之事。

卻說田北平自打發花轎鼓手迎親去後，說道：「我今晚的佳期與世上人的好事，有一半相同，也有一半相反。喜的是洞房，惱的是花燭。怕近的容顏，喜沾的皮肉。所最愛者，是倩兮巧笑；所最惡者，盼兮美目。美好人之所同，惡陋我之所獨。

世上人的才貌，也盡有似區區一般，自己不知，反道是潘安宋玉。到成親的時節，不肯遮蓋，惹得新人痛哭，還要凌辱阿嬌，逼他死於金屋。怎似區區，不昧良心，或者將來還有些厚福。

想起來又好笑，我田北平成親的著數，都擺佈停當了，只等進房之後，依計而行。不免吩咐丫環，教他幫襯幫襯，可不是好。

宜春在那裡？」宜春聽得呼喚，便道：「郎君件件奇惡，原只防他那一著。誰知本事又平常，空有牛形無力作。你今晚成親，有替死的來了，又叫我做甚麼？」北平道：「有樁機密事與你商量，你須要幫襯我。我與新人拜堂之後，恐怕他嫌我醜陋，不肯成親，我要預先吹滅了燈，然後勸他脫衣服：「你須要會意，不可就點燈進來。」宜春道：「你這個計較，是極好的了。我還替你愁一件，他的眼睛被你瞞過了，只怕鼻子塞不祝你身上那許多氣息，你有甚麼法子遮掩得住麼。」北平道：「我身上沒有甚麼氣息。」宜春道：「原來你自己不覺得，這也怪不得你。你身上有三件臭氣。」北平道：「那三件臭氣？」

宜春道：「口臭，體臭，腳臭。」北平聽了，癡呆了半晌，便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若不說，我那裡知道。這怎麼好？」宜春道：「這也不妨，只要你曉得，就好作弊了。腳上那一種，做一頭睡，自然聞不見，不消慮他。身上那一種，是從肋下出來的，你上牀時節，把手夾著些，也還掩飾得過。只是口裡那一種，最要謹慎，切不可與他親嘴，就是話也少說。若有要緊事開口，須要背著他些。」北平道：「承教，承教。親事將來到門了，快叫儂相進來。」宜春隨喚田義叫了儂相伺候。不一時，鼓樂喧天，銀？G照地。眾家僮擁護新人的花轎，進了中堂。

有一首詞調贊云：

鼓樂喧闐，仙女迎來自九天。人傳遍，今宵神鬼締良緣。赴華筵。明隨賀客稱恭喜，暗對新人叫可憐。

休歡忭。只怕他攜雲握雨，非情願。少不得有洞房奇變。洞房奇變。

卻說儂相唱了歌詞，扶了鄒小姐下轎，迎了田北平出堂，儂相照常贊禮參拜天地祖先，夫婦交拜禮畢，眾人攜燈，喜樂迎入洞

房。北平吩咐田義：「你把喜錢，打發各行人去。」眾說道：「引得他夫妻成對，我眾人及早迴避。莫待新人出聲，大家要賠眼淚。」田義道：「休要取笑，請眾位同到那廂來去吃杯喜酒。」眾人大笑一頓，同田義去吃酒去了。北平見眾人去了，遂把燈吹滅了道：「呀，起這樣一陣大風，把兩根花燭都吹滅了。宜春快點燈來。」宜春背他說道：「待我嚇他一嚇。」高聲應道：「就點來了。」北平聽得，慌張失措，便笑道：「我聞得，成親的花燭是點不得兩次的，請睡了罷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只得要暗中摸索了。」便把著鄒小姐的頭罩除了。說道：「小姐請安置了罷。」又恐口臭，背轉面說道：「天催我與你結良緣，使一陣風及早吹滅了花燭，我與你除去簪環，解去衣帶，沒了燈光，則索把羅裙解了，早上牙牀，把那做新人的俗套一並拋脫罷了。」便把鄒小姐摟抱上牀去了。不知後來如何識出田北平的醜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